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一

宋 熊克撰



紹興七年歲在丁巳春正月癸亥朔詔朕將親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時左司諫陳公輔勸上辛建康甚力公輔又論今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怪語為伊川之文高視濶步為伊川之行人能習此則為賢而舍是皆非也上因詔學者令以孔孟為師時錄黃下禮部吏欲鏤版中書舍人董弅權侍郎曰少俟之郎官黃次山申臺謂弅沮格詔令于是侍御史周秘

彈奔出之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

趙鼎雜記曰其後給事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朝廷擬修注上曰非告詰董奔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除湖南提刑當國者意甚沮丁巳歲九月鼎再相即除奔次對既而翰林學士朱震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與其子中書舍人寅書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終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語

遇緣急則是為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平生讀易何為也于是安國見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興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不得逆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于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序之則鄙言怪語豈其大哉頤之行則孝悌顯于家忠誠動于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與則高視濶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

呂大防莫不薦之願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
正蒙書惟顯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
人封爵載在祀典比于荀揚之列仍詔館閣裒其遺
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丙寅上謂宰執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別良否皆
不差張浚曰臣聞陛下聞馬足聲而知其良否上曰
然因論觀墨惟李廷珪墨有骨有肉昔道君令潘谷
及蔡京令張滋造墨皆用廷珪法而谷止得其肉滋
止得其骨雖暗中入亦可知也浚曰物猶易知惟知

人為難上曰人誠難知張守曰惟以為難則用舍必
不苟浚曰孔子云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此兩言為要上曰是孔
子于人也始未能無失也浚曰聖人待人以誠故聞
其言而信之至為小人所紿而後加察焉故必觀其
行上以為然

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轉運司于經制權酤征商等
數內逐月椿辦因號月椿錢然所椿不能什之二三
餘則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錙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

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戊辰戶部郎官霍彞言月椿
錢病民最甚乞詔守臣具所椿窠名幾何與臨時措
置者若何而辦朝廷詔諸路漕臣稟決其可行與否
而罷

又江西湖南認發岳飛軍月椿錢亦令具申省
已郊吏部尚書孫近請詔三省樞密院凡所以靖中
原制外國者日夜講求而常程之常付之有司上諭
宰執曰近所論甚當常程事可付之六曹張守言六
曹有常法故不敢專決而朝廷則可取旨行之上曰

六曹長貳不任責則事無巨細皆取決于朝廷若任
責則朝廷事自然清簡要當遴擇長貳而已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與偽境淮陽軍對壘引兵攻之
未能下世忠奏已回楚州

召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沈與求為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既至癸未以翰林學士陳與義為參知政事
與求為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詔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樞密副
使而知同僉書亦皆仍舊

初以道君遠在沙漠乃遣問安使何薜等往金國通
問至是還始知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丁亥
宰執入見上號慟擗踊終日不食張浚等力請方進
少粥

以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秦檜為樞密使舊
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歸第是日以何薜等回留
檜議事不許歸第是時禮儀皆正字權禮部郎官眉
山孫道夫草定方議論之際翰林學士朱震多依違
人或罪其緘默獨著作郎佐王蘋以為若子發建明

是已取名而歸過于上也子發之意或出于此此據
呂大臨見聞志

初馬軍帥解潛與樞密院都統制王彥不協兩軍之
士常交鬪于通衢中外訕、是月平江居民火潛所
部入人室聲言救火而攘其貨有旨兵士免推治管
轄使臣劉舜臣降兩官給事中胡世將駁奏曰潛統
軍無律不黜無以明賞罰乃詔罷潛及彥以浙西淮
東制置副使劉錡主管馬軍併兩軍以屬之

初河南布衣尹焞漸之孫也師故程頤得其師學靖

康初召至京授和靖處士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聘
之不就徙居長安劉豫僭立使偽帥趙彬招以厚禮
焯逃去遂入蜀止于涪先是范冲在經筵力薦召之
不赴遂用程頤故事授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先是
焯至九江值左司諫陳公輔論學程氏者之弊復辭
曰學程氏者焯也于是右僕射張浚顯言其嘗拒劉
豫之節焯始就職

自復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詔者

案此節詞意未
足疑有脫文

二月戊午詔太尉湖北京西安撫副使岳飛為宣撫

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
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
下之書數通俱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
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飛參議官
薛弼雖每勸飛調護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
意于是飛與俊隙始深矣

庚申上發平江府幸建康府

三月癸亥朔上次丹陽縣宰執奏岳飛下將士功賞
上曰諸將每奏乞功賞朕常未許之一切付之有司

所以抑其僥求也功有大小賞有厚薄朕何敢私亦
戒諸將不可容私若私則有功者解體緩急何以使
人張浚曰陛下誠得御將之道

三月甲子上次鎮江府

丁卯以吏部侍郎呂祉為兵部尚書仍兼都督府參
議軍事

己已上次下蜀鎮上謂宰執曰道中閱韓世忠背嵬
軍極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因言諸將之才
不同要在得士心則人肯用命上然之

初臨安府行宮留守呂頤浩至平江欲勸上輟行而
不得朝乃隨上西來至是始見上撫諭遣之及頤浩
回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始奏浙江渡以
舟之大小定人數多寡後遵用之

辛未上至建康府駐蹕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事

先是上謂宰執曰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之
不遑安處張浚曰^寺聖孝如此可以格天矣己卯詔宜
尊為皇太后

中原遺民有自汴都者來言劉豫自麟猊敗後意沮
氣喪其黨皆携貳金人謂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
望王師之來朝廷因是遂謀北伐都督張浚乃出行
淮上撫諭諸將且築廬州城時議者謂淮西宣撫使
劉光世昨退當塗幾誤大事後雖有功可以贖過不
宜仍握兵柄又言其軍律不嚴士卒恣橫浚歸亦言
光世不卹國事語以恢復則意氣怫然于是光世屢
辭疾乞解兵柄乃從而罷之甲申除光世檢校少師
萬壽觀使以其兵屬都督府

趙鼎事寔曰初駕至建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仗遣
其腹心呂祉誘脅之俾請宮祠罷兵柄欲以其兵盡
付岳飛為北向之舉

是月金右副元帥烏珠自黎陽北歸燕山
夏四月丙申權主管馬軍劉錡言得旨撥行營前護
副軍侍衛馬軍今欲併為十二將每二將為一軍餘
兩將為遊奕軍從之

丁酉詔徽猷閣待制王倫奉使大金國迎奉梓宮以
武經大夫高公繪副之皇太后禮物例支金一百兩

附倫等行初靖康執政孫傳張叔夜送二聖北狩至
是樞密使秦檜因言二人家屬在敵中甚貧宜有賑
給上詔依宇文虛中例與之上曰靖康中耿南仲用
事每遣使憚行則威以軍法及既行身分所請多不
給家屬至狼狽比還思澤又復鑄減如此何以使人
張浚曰南仲誤國何止此事

先是上批內侍鄭謨除帶御器械己亥復諭宰執未
須行朕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謨所薦朕何嘗容內侍
薦人止緣黃庭堅集有徐郎徐甥後胡直孺薦俯自

代質之汪藻、以為然遂召用之今謨新命恐外間
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張浚等曰陛下聖慮如此
敢不奉詔

癸卯詔諸路天寧萬壽寺觀並以報恩廣孝為額
初張浚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
持服乃棄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舉事務官
張憲權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兼
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為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
書下軍中籍、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議官

薛弼請憲強出臨軍憲諭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必知蓋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軍未幾汝輩壞軍法如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勅使起復宣撫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上詔飛入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戰獨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在道嘗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此據朱勝非閒居錄及野記與薛秀宣所述參修勝

非又曰時張浚据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也蓋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又張戒默記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謂戒曰弼之免于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泛鵬入覲與鵬遇于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之鵬云近謀報金人以儲貳大事入京闕為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飛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

所當與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與聞。昨到九江，但見飛習小楷，凡密旨皆飛自書耳。上曰：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嗟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其取死宜哉。弼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岳飛字鵬舉，故戒隱其語。但曰鵬云。

丁未，上與宰執言飛來解帥事。上曰：飛頃入對，請由高詭取關陝，欲併統淮甸之兵而行。朕問何時可畢，對曰：期以三年。朕諭飛駐蹕于此，以淮甸為屏蔽。若輟淮甸之兵，便能定中原。朕亦何惜第恐中原未復。

而淮甸失守，則行朝未得奠枕而卧也。飛無以對。飛既復任，宗元乃還。

左司諫陳公輔言昨

今月初四日上殿

親奉聖語說及岳飛

臣前此採諸人言，皆謂飛忠義可用，不應近日便敢如此。恐別無他意，祇是所見有異望。陛下加察。然飛本麤人，凡事終少委曲。臣度其心往，謂其餘大將或以兵為樂，坐延歲月，我必欲勝之。又以劉豫不足平，要當以十萬橫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勢孤自敗。則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說。陛下且當示以不疑，與之反

復詰難俟其無辭然後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
今淮東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二面緩急賴卿飛豈
敢拒命前此朝綱不振諸將皆有易心習以為常此
飛所以敢言與宰相議不合也今日正宜思所以制
之如劉光世雖罷而更寵以少師坐享富貴諸將皆
謂朝廷賞罰不明臣乞俟張浚自淮西歸若見得光
世懦怯不法當明著其罪使天下知之亦可以警諸
將也

初建康府通判楊邦義不肯降金為金所害已賜田

二頃及銀絹各一百癸丑詔加賜田三頃仍贈待制
上曰顏真卿異代忠臣朕官其子孫邦義為朕死節
可不厚褒以為忠義之勸乎

度支郎官莊必強言聞廬壽間微有邊警蓋因將臣
入覲而逆雖乘間渡淮我師初不知之則斥堠不明
甚矣往歲維揚之變前監不遠又聞淮上之師頗有
離次而去者此必有姦人陰間以誘我師願詔諸將悉以
寔聞毋有所諱甲寅詔關都督府

知湖州汪藻再進大觀政和詔旨凡六年事且言已

置史館見修日歷此後臣不當豫詔藻仍續編進
都官郎中馮康國言今天付吳蜀于陛下為中興之
基然蜀地狹而民貧昔諸葛亮苦軍食不足運以木
牛流馬而莫遂久駐自兵興饋餉已八年矣亮所苦
者無歲無之前行陸運始行成都潼川利三路調夫
十萬縣官部役先至者賞貪婪之吏俾夜作晝莫恤
民苦多斃于道運糧一石民間費錢數十千夫養兵
所以保蜀而民苦如此蜀可保乎嘉陵江險夏漲冬
澀終歲水運誠莫能給故時起陸運之後兼將佐請

米甚厚米價高而銀絹平既缺正米不免折支所以
歲費大而錢糧兩不給也臣謂宜遣官諭吳玠于三
月以後九月以前除關防外且移兵于內郡就糧則
蜀民稍寬可免後患丁巳詔關都督府上嘗問權左
司郎官孫道夫曰卿蜀人宜熟知利害水運與陸運
孰便道夫言水運遲而費省陸運速而後煩向宣撫
司初由陸運每石取民錢五十餘千利害可見上曰
水運既便自當行之兵國之武備不可不養民乃邦
本不可不恤民乃所以養兵也

初都督府議合兵北討命參議軍事劉子羽諭旨西
師且察邊備虛寔子羽還奏敵未可圖宜治兵廣屯
田以俟機會至是欲以子羽領光世軍子羽復以為
不可乃詔子羽知泉州
金人以尼雅滿烏克紳為相左副元帥達蘭居祁州
右副元帥烏珠已歸燕山左丞高慶裔者尼雅滿之
腹心也皇伯領三省事宗磐欲挫尼雅滿因慶裔以
賊敗下之大理寺獄具當斬尼雅滿乞免官為庶人
以贖其罪國主曾不泛遂斬于都市臨刑尼雅滿哭

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至今日我死公其善
保之蓋慶裔嘗教尼雅滿反也尼雅滿于是絕食縱
飲未幾病而死

初鎮江府呂城夾岡地勢高久不雨則水淺而漕舟
艱至是兩浙轉運使向子諲取唐韋損劉晏考覈狀
建言欲置斗門二石礎一以復舊跡度費萬緡庶為
水利詔從之子諲又請于德勝橋置倉和糴因以平
價且免脚乘欠折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開
占舟而妨措運綱兵亦復侵耗乞置倉以轉般為名

諸路網至即令卸納送之

五月乙丑上與宰執論淮西事因曰兵無不可用在主將得人尔趙奢用趙兵大破秦軍而趙括將之則大敗樂毅用燕兵破齊而騎劫代之則為田單所敗豈不在主將得人乎秦檜曰陛下論兵可謂得其要矣後數日左司諫陳公輔因對以南兵不可用為疑上慨然曰赤壁之後曹操敗于周瑜淝水之戰苻堅敗于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王兵強諸國亦豈必北方士馬耶

戊寅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息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為治朕未常以私怒降人一官所以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楊沂中朕撫之過于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便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所以成功秦檜曰陛下英武如此中興不難致也

初淮西一路皆故羣盜平時驕悍自恣劉光世罷後雖隸都督府仍駐廬州都督張浚乃請同兵部尚書呂祉往廬視師及浚還朝留祉以護諸將至是祉亦

迴而尚未置帥樞密使秦檜至樞密院沈與求以握
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時統制官王德勳瓊二人
交惡而德乃光世愛將遂除德為都統制于是瓊等
大噪列狀都督府以訟其過

先是劉豫後苑有梟鳴又烏數十鳴于內庭皆作休
也之聲豫惡之募能捕獲一梟者賞錢五千是月無
雲而雷有龍起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豫亟命修之
初神宗寔錄已成書矣至是乃用著作郎永康何
掄刊正訛謬六月甲午詔前所修詳畧失中去取未

當不足垂世令本省官簽貼進入

趙鼎事實曰初因臣僚上言裕泰二史是非失寔始

命官重修鼎去國之後有言其非者乃降御筆改修
于是正字兼史館校勘李弥正高閌見右僕射張
浚乞辭史職浚曰正欲平其事欲令史官自簽貼若
辭却恐非便既而著作郎張嶠對罷申左右司以所
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為是故寔
錄多舛誤時冲申先並為史館修撰弥正閌遂再辭
史館從之

趙鼎事實曰後趙鼎再相一日見上論及史事曰止是修訛錯者非有所改也鼎曰但所降御筆如此外間不得不疑上曰此乃宰相擬定者俟一併降出即自可見鼎又曰近見起居注載著作即張嶠所得聖語亦復如此上愕然曰安得有此嶠小人也乃敢尔耶上駭甚謂鼎曰嶠所記不得存留鼎曰前此已修入時政記付之史館矣上曰為之奈何鼎曰俟他日修日歷當喻史官除之去上曰甚善蓋此事本非上意特重違用事者之言耳

丙申羣臣詣南郊請道君尊謚宜天錫之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

知樞密院沈與求卒

時王德亦訟鄺瓊等之過乃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復命兵部尚書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于是中書舍人張燾見張浚言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得輕付浚不從右司諫王縉乃請于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之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以通將士之情又直秘閣詹至前在都督府機幕時已去亦貽

書于浚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于此事思威曲折卵翼成就恐不及前人前此軍已付王德雖有功而與鄺瓊輩故等夷耳恐有中不能平者願更擇偏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浚雖然其言未及行也戊戌以祉撫諭淮西諸軍時建康有未起左藏庫錢帛奏乞免輸
癸丑以侍御史周秘為中丞

上殿官趙子琇頗知蜀中事宜因言今四川財貨茶鹽權酷與夫常賦之外可以供公上者經度措置固

已曲盡在今日無復理財之策惟有惜財之術耳願下明詔使主兵者念民力之易殫凡不急支用當有以蠲裁典計者知戍兵之久勞凡經費之須務有以贍給則兩司相通恤民贍軍同濟國事丙辰詔劄與宣撫副使吳玠及都轉運使李迢

宰執奏上殿官蜀人蒲贄乞駐蹕江陵事上曰荆南形勢自古吳蜀必爭之地故杜甫江陵望幸詩云地
道通西蜀天文照北秦宜諭帥臣王庶練兵積粟及
治城塹招流移為悠久之計上又曰蜀中多士幾與

與吳不殊如贄者極不易得也

時方盛夏張浚一日坐東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某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必竟有患失之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浚以為然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一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二

宋 熊克 撰

紹興七年秋七月乙丑宰執奏知虔州張翬所陳羣盜事張浚曰翬有才必能辦秦檜曰翬向知南劍州平賊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公如此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人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如此上曰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知改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用喜怒

至今不忘常自悔責^寺後曰陛下德過堯舜而猶記往
時一言一行之失以自悔此聖德所以日躋也
丁卯湖北宣撫使岳飛遣其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委
曲感恩戊辰上語宰執曰飛臨行時朕明諭之云前
日陳奏輕率朕寔不怒卿若怒卿則必有行譴太祖
所謂若犯吾法惟有劾爾所以復令卿典軍而任以
恢復之事可以知朕無怒卿之意也飛得朕與曾中
無疑故耳張浚曰陛下御將之道可謂有餘矣
初上因論館閣人材以秘書郎張戒好資質而未更

事可令作一任後召用之至是戒請外補遂除提舉
福建市舶參知政事陳與義曰陛下惜人材除外任
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却召
用又曰士大夫湏令更外任不必湏在朝廷若既練
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其材之用却復召歸也
壬申宰執奏都督府幹辦公事官邵溥進其父秘閣
修撰伯溫所著辨誣書上曰事之紛、止緣一邢恕
爾數十年來士大夫攻詆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緣
私意託公以遂其事宣仁之事^等今已明紛、之議可

止矣上平日惡士大夫之用私意思所以厚風俗如
此
癸未以早詔求直言時臺臣有謂右司諫王縉曰上
任我輩言數而外求直言何也縉曰此故事也豈以
臺諫而廢哉

先是起居郎永康樓炤言唐重理材之職故宰相兼
益錢轉運使今若使宰相兼有司之職則不可若參
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益內
則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制諸路之盈虛以時巡行如

劉晏自按租庸則事皆親觀何者可行何者可罷斷
然無復疑矣上從之戊子乃詔戶部長貳時輪一員
出按以考州縣財賦

右僕射張浚之兄澁迎其母自蜀至上以浚有功將
慰其母心乃命澁入對賜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張燾
曰政宣以來姦臣挾私子弟往、濫得儒科陛下
與浚圖復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而澁首蒙賜第則
何以塞公議改送著作郎何掄行下掄奏曰澁賢良
之子丞相之兄賜以出身不為過也

此據張浚彈于
何掄章修入

中興小紀
是言者論燾除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然澗之命亦
寢

右正言李誼言古者天子諍臣七人唐六典諫大夫
以次六員祖宗朝諫員並置當其盛際以言相高今
臣獨員供職綿力寡助深恐不逮望增置一二庶有
補于聖聰之萬一也

是月校書郎高閎言春秋之法莫大于正名今樞密
院雖號本兵之地而諸路軍馬盡歸都督府若曰都
督專主用兵亦宜属于樞密不當以宰相主之是朝

廷之上兵柄自分為三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長小
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
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故廟堂之事益繁而
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之行給舍得以繳
駁臺諫得以論列倘給舍以為然臺諫以為不然則
不容于不改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為嫌者恐其
得于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矣臣恐
朝廷之權反在于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亦許言
事靖康中嘗舉行之今則名為臺官而實無言責凡

此皆名之未正者也

兵部尚書呂祉至淮西軍統制官鄴瓊復訟王德于
祉、密聞于朝瓊等遂謀叛八月戊戌擁兵衆數百
詣外階取中軍統制官張景并行營左護軍喬仲福
殺之遂執祉及廬之新舊二帥趙康直趙不群皆北
去祉謂瓊曰尔等如此負朝廷壬寅到淮岍祉曰豫
逆臣尔乃降之遂為瓊所害統領官尚世元持其首
去于是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豫
趙鼎逸事曰張浚獨當國引呂祉為援除兵部尚書

復用韓璉為淮南漕璉嘗倖建康劉光世待之不以
禮又嘗為屬劉覲所辱積此二忿故力建議罷光_世軍
遂以祉代為宣撫判官祉為人剛腹自任昧于應變
既代光世謂執政可跬步而得璉亦狠傲志在復仇
故李著王默光世所厚也悉以罪去王德者光世之
奇心也鄴瓊者光世舊招來之盜也光世以瓊屢立
奇功待之與德等祉慮其部曲難制故專任德以悅
軍情瓊不自安會祉密奏朝廷乞罷瓊及賽軍權書
吏朱照漏謀于瓊、賽懼翼日殺祉舉軍奔偽齊鄭

克作呂祉行述曰祉乞吳錫一軍駐廬州以備緩急
又遣轉運判官韓璉詣建康言諸將反側已定而錫
猶未至璉以疾作滯留時有旨除張浚楊沂中劉錡
三人為淮西宣撫使副判官軍中已傳聞而八月七
日金字牌指揮令易置分屯軍中璉等遂叛然是時
說者皆謂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遂致叛今鄭
克所言恐非其實

吳國長公主奏妻選尚潘正夫三十年矣竊見祖宗以
未駙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慶皆除使相見

今戚里亦多得之正夫歷事累朝于靖康圍城中首
乞迎立陛下早正大位又于杭州召對嘗言陛下倉
卒渡江禁衛未集預宜防變今望特除開府仍於檢
校少保落檢校字已亥詔付本位都監此後不得輒
有陳請

壬寅淮西奏至右僕射張浚等惶懼上曰失三萬人
不繫國之安危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盡心職事
以為後圖浚曰軍將時有叛亡亦所不免要是臣等
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

趙鼎事寔曰劉光世既罷其下已不安當軸者俾呂
祉以都督府參議官總其事祉不嫻軍旅措置不厭
衆心既又除劉錡制置副使王德都統張俊宣撫使
光世將鄰瓊懼併其衆遂引全軍五萬之衆歸于豫
報到中外皇駭萬知所指意瓊挾豫衆為倒戈之計
當軸者謂忝知政事陳與義張守曰萬一侵犯使上
往何地避之與義始議移駐建康氣勢不同矣
初劉豫連遣使乞金兵于金欲併力南下金懲兩淮
之敗不肯輕動豫又遣偽戶部郎官韓元英再往以

我師進臨長淮為詳元英未回而鄰瓊降豫又遣偽
皇子府參謀李師雄將兵納之

甲辰起居郎樓炤請奉祠上謂宰執曰朕因深知炤
但言者不已須整令去除職與郡三數月間台用未
晚朕于人材唯恐傷人張浚等奉詔退而歎曰上愛
惜士類如此

中書舍人傅崧卿言今歲明堂祖宗並配外請增設
徽宗以配上帝詔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吏部尚書
孫近等議以為于經及兩漢故事皆不合兼梓宮未

還宜俟恢復然後定郊明堂之議庶不失禮經之正
禮部侍郎陳公輔獨言今日祇當前期一日奏告先
帝暨假吉服行事、畢喪服如初期合禮意從之
右僕射張浚求去上不留之因問可代者浚辭不對
上曰秦檜如何浚曰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
趙鼎時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乃召鼎為萬
壽觀使兼侍讀

張浚行述曰時上令浚擬批詔鼎既出樞密使秦檜
謂浚必薦己就閣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

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台公而張丞相疑
留上使人趣始進入檜之交謀類此

既而鼎奏蒙恩召還經帷方再辭而遣使宣押臣感
深且泣至西興又奉宸翰趣行且諭以圖治之意臣
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材乃其
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
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如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
周秘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于此或難則臣何
所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

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
九月十二日上

丁未宰執奏事張浚因論淮西地險可守陳與義曰
見王德淮西圖路幾不可方軌上曰地形雖險亦在
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成列而韓信卒由井陘以破趙軍要是險不足
恃也

鄴瓊之叛也有將官張遇不從逆黨率其麾下自拔
而歸辛亥至建康詔遇轉一官又統領官劉永史衡

皆不從叛為瓊所殺乃詔贈喬仲福承宣使張景永
衡並觀察使

上遣樞密都承旨張宗元至廬州招叛卒始聞呂祉
守節而死癸丑詔贈資政殿大學士

時上于宮中行三年之喪禮部侍郎陳公輔以為若
臨講筵恐妨退朝悲慕之情乞只令講讀官供口義
以進而講讀官孫近等援引古今請依舊開講誥侍
從官詳議于是右正言李誼奏臣備位言責不嫌出
位言之竊見真宗嗣位首命崔頤正講尚書于廣福

殿英宗嗣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延訪羣臣講求先王之道是祖宗于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又曰喪復常讀樂章是未復常之時樂章外皆可讀也又曰居喪不言樂是居喪時自樂以外皆可言也况天子之孝與衆人異倘自同于曾閔之行豈神人所望之意乎望聖志依舊間日一開經筵燕見羣臣講求至道以增聖德天下幸甚

九月丁卯陳與義奏俊載老小船未足欲捐萬緡與俊自僱上曰萬緡可惜不若令楊沂中以所有借之上之愛民惜費如此

辛未觀文殿大學士江西安撫大使李綱奏淮西兵叛因勸上以五事其一謂兼聽上深以為然朕讀鄒陽傳常記其兩句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最當以一人之聰明智慮豈能周天下之變誠不當偏聽獨任也

召龍圖閣直學士章誼為戶部尚書兼提領權貨務異時國用稍匱則更益法誼以對帶之法信于民故

不復改

給事中胡世將不為趙鼎所知時鼎猶未至改世將為兵部侍郎

壬申鄴瓊至汴京劉豫偽授靜難軍節度知拱州以靳賽等為統制官次為諸州副鈐轄餘授淮備使喚之類正軍所請皆不及在朝廷之日人、悔恨獨瓊以為得策

中丞周秘言右僕射張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眾而專任其數

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復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鄴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逐浚綱紀何由而張如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尚居宰府何以率百寮右正言李誼亦論

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將奔亡
其罪合誅姑泛薄責未幾召還為相而尚循故轍措
置乖方致鄰瓊以數萬眾叛去望收還政柄置之閒
散而右司諫王縉獨言劉光世屯淮西士卒數萬惟
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
以德踵光世之後鄰瓊等憚其威嚴訴于朝既為之
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為
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
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召都督府與

樞密院于是參知政事張守力開陳上前末減浚罪
壬申罷浚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官郎中
趙令衿獨上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既而秘等再論
乞授遠方以為誤國之戒遂詔落職
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見都統制王德在建康每以厚
幣結之故德以兵八千歸于浚

右正言李誼言張浚在陝德專黜陟自紹興三年至
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員便宜推恩有自選人為員郎
自借官為遙刺自副甲頭而至橫行蓋僅踰三年而

選補如是之眾朝廷加厚遠人隨其所授與換給真
本可謂寬矣然不可不審今累勞當遷者吏部必寸
量尺度而後與其他折馘執俘上功幕府一級或差
文吏必繩以法何獨于此濶畧之甚臣請除軍士外
文武官更考其濫冒者量折減之
癸酉詔三省權以叅知政事當筆俟除相仍舊
湖北宣撫使岳飛以鄜瓊軍叛乞提全軍進屯淮甸
降詔獎之
大理少卿薛仁輔奏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乞委提

刑親問一年未決者具事因申省乙亥執政張守等
言累降聖旨催諸路結獄不得淹滯如仁輔所奏則
許半年或一年矣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朝廷須
當留意舜之戒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死者不可
復生朕未嘗送一人入獄秦檜等曰陛下好生寔與
天地同德此舜之用心也

先是禮部侍郎陳公輔言淮西軍叛或謂朝廷緣此
諸事稍沮見謀改圖不知今日當如何耶謂帥不應
罷將復任之耶謂兵不可馭將姑息之耶謂大臣無

中興小紀
謀將別用之耶謂進臨建康為失將回蹕耶此皆徒
為紛、未見有益臣謂正當鎮靜使敵無所窺上以
為然至是公輔又言臣嚮者妄奏偶合聖心今則陛
下赫然改圖所罷帥果以復召所移兵更令姑息大
臣又以無謀而賜罷惟未回蹕臨安耳是臣所言上
感聖聰無一可取當退俟竄殛然尚有餘說若遂不
言死不瞑目臣竊謂先世之召非出聖心乃因大將
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
過何以處之耶張俊一軍久在盱眙今令過淮西而

老小不欲遂養之于行在議者謂俊兵祇欲住此緩
急恐難遣行若任其自擇何姑息之甚耶張俊之罷
亦緣稍振紀綱眾皆不喜遂激怒陛下言者乘此擊
而去之幾于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耶至于
回蹕則臣愚深以為不可臣向奏事親聞玉音謂建
康若不可立臨安又豈能保聖斷如此但恐羣臣主
進者少主退者多則陛下不能無惑更望陛下勿因
小害而沮則中興之功可望臣蒙起置諫垣今又列
在侍從乞骸骨以去故卒獻此說惟陛下貸其狂公輔

未幾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而去

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中營寨未辦就政乞增支錢
上因言財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寔不得已苟可已者
須極惜之張俊嘗奏軍中費陛下無限錢朕即語之
朕何嘗有一錢與卿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
血不可竭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觀文殿大學士萬壽觀使趙鼎至行在

喻樗語錄曰時樗至北闕見趙鼎首問相公何以處
張相鼎曰方力辭樗曰上意如此豈容辭也以樗鄙

見莫若挽住為上第恐上意不許朝論不然耳其次
莫若以宣撫使處之淮上張相方以近事不忘補過
緩急必有以報况失敵之家方知防敵兼駐蹕建康
全是張相之謀相公今日豈應獨任其責也自來宰
相之出門人鮮有不遭逐相公決無此事但恐言事
官觀望在相公包容之尔鼎以為然

鼎即對於內殿首論及淮西事鼎曰方得報時臣在
遠不得効所見少補萬分今固無及然臣愚慮不在
淮西恐諸將竊議謂因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

此肆驕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上以為然丙子以昂為左僕射兼樞密使

吏部尚書孫近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紹興府

丁丑上問趙昂以防秋大計昂對曰淮西雖空缺當以壯根本為先務又問去留如何昂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上以為然且曰朕初聞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惶惧失措反以安慰之昂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靜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

責之二將曰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啟否上曰彼皆愴惶無地措足何暇及此

趙昂事寔曰自昂被召張浚每以回鶻一事為念泊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秦檜起身向浚曰此事檜當身任果有此議即以死爭之其後上議回臨安諸公初無異議昂獨曰今日復回臨安四方必謂朝廷但務退縮無興舉之意豈知陛下聖算初不

如此今固不可戶曉唯是他日淮上有警却須前進
鼓作諸軍庶幾進退合宜上嘉納于是降旨先發百
司使民間預知乃以建康守臣兼行宮留守示往復
兩都居無常之意蓋自十一月降旨至明年二月始
離江左期既不迫上下貼然

乙酉交趾郡王李陽煥卒以印付其長子天祚既而
上遺表及貢方物詔追封陽煥為南平王 追封在明
年三月今聯書

上觀書晉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力請劾之石以

頒宰執大將泛官泛之

戊子以淮西制置副使劉錡知廬州遂召提舉太平
觀解潛為主管步軍司公事

自金主晟既卒高慶裔伏誅而尼雅滿繼亡劉豫已
失助矣至是以郝瓊投彼豫復遣偽皇太子府參謀
馮長寧乞兵于金主亶且言瓊欲過江自効請用為
鄉導乘勢併力南下時亶已議廢豫慮其有兵之多
陽許豫行因遣使馳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
其衆

先是徽猷閣待制王倫等奉使至睢陽劉豫授館鳴
慶宮遲之不遣移文取國書及問所傳何命倫報豫
國書非金主面受不授若所銜命即祈請梓宮是已
稱旬而金逆使至是月倫渡河見金左右副元帥達
蘭烏珠于涿州達蘭問倫入境久顧來遲何也倫具
言豫邀索國書因曰齊豫營私民皆嗟怨且其心忍
負本朝厚恩使得志能保其不背上國乎達蘭曰我
委劉齊于宋度能制其死命乎倫曰吾君神武劉齊
犯天下不義以順討逆掃除何難也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二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三

宋 熊克 撰

紹興七年冬十月中丞周秘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右
正言李誼論張浚不已丙申夜御批浚謫散官安置
嶺表

趙鼎雜記曰是月初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
上曰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了降詔
鼎曰浚已落職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
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也功

過自不相掩十月七日夜內降周秘等彈章後批浚
授散官安置嶺表中書舊制允御批即時行出至是
鼎封起未即行明日鼎奏曰前日趙令矜之言外頗
傳播謂以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
疑矣上曰若宰相出入由于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
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謫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
將之意矣上曰此不恤也

又趙鼎事實曰一日御批張浚謫散官安置嶺表鼎
時留未行翼日至漏舍約諸人救解至榻前二參泛

泛為言秦檜曰前日臣等不敢言今日却合言然無
他語也上頷而不答鼎開陳至數百言上意殊未回
鼎又曰浚有母老今過嶺必不能將母浚有勤王功
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別乎上猶未解鼎又曰浚所
犯不過公罪恐不應如此上乃曰未日再將上商量
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尔凡人計慮豈
不欲萬全倘因其一失便置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
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
解遂令分司居永州

趙鼎逸事曰鼎一日朝退台禮刑工部郎官勾龍如淵馮康國及馮楫至都堂三人皆蜀士張浚之客也見鼎踧踖退縮鼎慰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三人愧謝鼎曰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責無過嶺之患諸公速以書報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既而除如淵起居郎康國右司郎官楫太常少卿如淵永康人也

左司諫王縉求外補除直秘閣知温州于是石公揆言縉懷姦碩望且有後圖望禡職還之銓曹丁酉詔

落職與宮觀

上在禁宮自有日課早朝退即閱章疏食後學書未後讀春秋史記晚食閱內外奏牘夜讀尚書率以二鼓罷是日因前給事中胡安國乞宮祠左僕射趙鼎言安國昨進春秋解必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鼎曰陛下聖學如此今雖寒士亦鮮能之非異代帝王所及戊戌張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都官郎中馮康國求去庚子趙鼎言自張浚之罷蜀

中興小紀
士多不自安今留者十餘人皆一時選臣恐臺諫或以後里黨論之望陛下垂察上曰朝廷用人正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之如罷一相則凡所荐不問才否一時俱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惜人才厚風俗也昂曰陛下聖慮如此羣臣敢不自竭

御史中丞周秘累乞外任辛丑除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

先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圖上淮東形勢云敵于彼

築堡欲遣偏師平之使其屬官溫濟諗于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邀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賞但須覆宴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不以為當也濟悚懼奉詔而退癸卯左僕射趙昂奏濟已行上曰昨呼來畧戒之矣

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辛亥趙昂因論及南兵可教參知政事張守

曰止是格尺不及尔上曰人猶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尔自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于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玄之破苻堅皆南兵也

趙鼎言士人有不可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不肯就宮祠上曰尔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退而歎曰大哉帝王之言也

時有進士劉瑜上書乙卯上謂宰執曰瑜論十事皆為善如向來浙右困于水脚錢後造成綱船遂免此患

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寮多不止令輪對一次今已輪徧數月矣望准建隆天聖故事日輪二員俟百官俱集則依舊例丁巳詔遇六參日、輪一員時趙鼎再相已逾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

當靜養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速死之術也
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白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為禮部侍郎時趙
鼎所荐者皆以次用之

閏十月庚申資政殿學士王絢卒于平江府
先是詔知廣州連南夫條市舶之弊辛酉南夫言市
舶司惟藉蕃商往來貿易大商蒲亞里者昨至廣州
有武臣曹訥利其財以女適之亞里遂留不歸上因
令南夫勸其歸國運蕃貨往來上曰市舶之利最厚

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朕以
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

癸亥上曰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
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
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
况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

上數令江東宣撫使張俊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
引兵渡江左僕射趙鼎曰淮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
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向勿顧不發一兵彼

未必敢動上以為然

趙鼎事實曰初劉豫軍既遁張浚復還建康淮西一帶兵軍馬朝論紛、臺諫交章以為淮西無備可憂鼎獨顯言于眾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敵騎直臨江岸吾無所懼惟是安靜不動使人因惻渠未必輒敢窺伺何至自擾、如此倘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後軍久在泗上勞後良苦還未閱月居處種、未定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欲使浚出不意徑趨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人廢豫乃以淮

上卒不遣兵竟以無事

上御諸將凡事皆留意而聖意無彼此輕重時殿前楊沂中乞三綱馬丙寅上謂宰執曰川廣馬到朕未常留悉均給諸將若小不均即謂朕有偏矣沂中馬少而張浚近以老馬數百匹納樞密院遂以兩綱付沂中一綱付浚

己卯龍圖閣學士知處州劉大中為禮部尚書

庚辰趙鼎奏淮東安撫使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上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

平居議論多有補于世忠時通亦隸世忠軍上駕馭
諸將至于偏裨亦知其才之所長蓋照臨無遺如此
戶部尚書章誼言自權貨務復置提舉官現係臣
獨領緣無同官高議竊恐誤事望仍隸戶部壬午詔
從之時權貨務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宰執欲付
之諸路上曰如此則州縣將苛于民矣趙鼎等曰不
限以數則無此弊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受患
初江西大旱而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李綱乃課民
修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

恣為苛擾初張浚謫居福于綱與之交驩意其復用
以為己援近乃移書痛詆傳至行在欲以取譽復冀
相位繼知己用趙鼎其意大沮又稱感時憂憤成疾
聞者笑之又殿侍御史金安節左右正言辛次膺李
誼亦綱論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再詔綱提舉洞霄宮
既而公揆等再論乞鑄職上曰前宰執朕所禮貌已
罷帥足矣趙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心圖
報安節歛縣人次膺掖縣人也

是日宰執奏復置川陝茶馬舊有主管有同提舉有

都大提舉凡三等上曰此轉運副使判官之比當擇人考其資歷而命之茶本以博馬而近乃珠玉紅髮之類須禁止之

趙鼎奏未春去留之計望更留聖慮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上曰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不足恤也

趙鼎因奏事論及修神宗實錄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

曰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嶠所聖語亦然上駭曰安得有此即詔嶠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上意鼎言何掄本與秘閣修撰曾統所進本小異掄乃蜀本有朱字處統本却無之自合重修其李弥正胡聖不應引撫避史職令依舊魚之上曰朱勾去者太冗鼎曰此乃美事蔡卞輩不學故不知去取如吳奎傳載有曰臣願陛下如堯舜主不願為唐德宗卞乃刪去臣謂主聖則臣直載之乃見神宗之聖也使魏徵王珪傳不載其直言則後世不知太宗納諫也上曰然

鼎又曰臣自去國半載今觀聖德意稍異前日上曰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鼎曰莫有正論否上曰無之自卿去惟朱震不改其舊為不可太分當兼收而用則得人之路廣臣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為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為愈也蓋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姦術君子于小人常恕小人于君子不恕上復以為然是月工部尚書李弥大出為廣西安撫使

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為鄺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與執政議不合乃密白于上曰此曹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悽、有不足之歎上即批出各還其本于是人心忻然來者相繼劉豫不得而防之也江東宣撫使張俊引兵還建康府十一月甲午俊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閒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是時賞如何曰貧甚嘗泛陛下乞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

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
自効而有羨于先世何耶俊惶懼頓首至于流涕誓
死以報乙未宰執奏事上以此語之趙鼎等曰陛下
御將之道可謂盡矣

丁酉宰執奏臨安府火禁放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
數多者亦如之上曰放火遺火豈可同罪大凡立法
太重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延燒者取旨可也上
曰止于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非朝廷美
事

先是川陝宣撫使吳玠遣使臣呂政來求軍中犒賞
上諭政曰歸語吳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于朕非
緣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人以進朕
已撥一百五十萬緡非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他所
闕可具奏朕一、應付又諭以川茶自來博馬今聞
盡易珠玉紅髮無用之物政曰吳玠則不當諸將恐
或有之上令博馬外不可別易一物是日上語宰執
以此趙鼎等曰玠聞聖訓不唯感激眷遇亦仰服聖
德矣

壬寅上謂宰執曰張俊臨事不易得獨好營土木朕
數鑄諭莫能改也比因入對面諭以建康行宮皆因
張俊所修寢殿之後雖庖溷皆無朕不免葺數間為
居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俊曰畧加雅飾不過三
二千緡朕語以財方艱窘不忍費三二千緡以崇土
木之飾俊感歎而去

有使臣李發者賫到奉使朱弁書報金國尼雅滿等
相繼而死樞密使秦檜曰金國多事勢須有變上曰
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國興自有

時上曰此固有時亦須有所施為然後可以得志

金主亶欲廢劉豫久矣至是金尚書省劾豫治國無
狀亶詔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提兵以渡江為名徑
之東京廢豫而豫方請兵內侵金示以難色而豫請
益堅金若不得已而應者乃令先調發山東兵會于
淮上約其子麟以二百騎至濬滑間即為金所擒二
帥徑引泛騎入東華門逼豫入見達蘭以鞭麾命羸
馬載之而去囚于金明池廢為蜀王時豫弟益守陝
西金又別遣左監軍薩里罕提兵報言攻蜀即長安

擒蓋其廢豫之詔略曰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尚勤吾
戍何以為國豫既廢達蘭逼其北行至上京給舊夫
子廟以居之
張浚行述曰浚嘗遣人賫手榜入偽地誘劉豫略曰
如能誘致金人使之疲敝精兵健馬漸次銷磨茲報
國之良圖亦為臣之後效敵用事者見此榜以疑豫
八月間豫聞王師北向遣韓元英告金乞兵同舉金
謂豫終欲困己蓋疑之會鄰瓊叛去浚復多遣間持
蠟書入偽地故遺之大抵謂豫以相結約故遣瓊等

降而豫再乞兵于金十月金副元帥烏珠徑領兵來
廢豫惜其有此機會而浚已去位矣

豫初僭位作楮幣自一貫至百貫皆識其末曰過八
年不在行用蓋其數已兆矣金遂于汴京建行臺尚
書省以張孝純蕭三寶努為左右丞相張通古為左
丞又恐汴人不安曰汝舊主人少帝在此于是民心
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
八百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
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十萬石而方物不在此

數初達蘭久居山東回易屯田徧于諸郡每認山東
以為己有其立豫也深有悔割山東之意故達蘭屢
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故主晟曰膏腴之地鹽鐵桑
麻所出盡在舊河以南我初與議以河為界尔今新
河且非我決彼自決之以與我豈可棄之當以新河
為界晟不從及達蘭專權遂議取山東諸將曰若獨
取山東恐驚豫之心不若廢豫以取之豫之廢也不
惟結怨于諸帥亦以山東為累尔初薩里罕在雲中
嘗因軍事召知府州折可求至密諭以將廢豫而立

可求之意至是達蘭之意欲割河南以歸本朝薩里
罕恐可求失望生變罪歸于己一日燕可求而寘毒
可求食之去卒于路

初宣和間進士王問進書萬卷補承務郎上即位有
越州布衣諸葛行仁亦因進書得迪功郎至是吏部
以為不倫追問兩官斥之詔與改正中書舍人李弥
遜以為不當改正丙午上謂宰執曰求遺書自美事
朕方多難之時故行仁之賞薄宣和承平留意墳典
授京秩不為過然既有論駁可鑄一官

十二月己巳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仍留兵守楚州樞密使秦檜曰老小既得所萬一有警諸帥當力捍敵上曰朕竭民膏血以養之緩急豈容不盡力正使無內顧之憂也于是世忠奏乞留全軍于楚以蔽江淮從之

先是紹興初劉大中宣諭江南荐臨川布衣鄧名世召對賜出身除刑定官是月以名世為校書郎禮部侍郎常同請令大臣屏去細務專意帷幄之謀責任六曹隨事裁決凡禮文及法令悉令裁定以趨

簡便乙亥上謂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閱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申明故也豈有為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為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昨常同亦奏此事陳與義曰今日事比承平時極多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訴^冤乃求差遣尔^執政曰臣等不才致朝廷之勢凌夷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為不便

劉豫既廢金國左副元帥達蘭送王倫等回謂曰好

報江南既道途兵梗和議自此平達至是倫還丙子
泗州奏至上輦感謂趙鼎曰朕以皇太后未還夙夜
憂懼未常去心若金人能泛朕所求其餘一切非較
也鼎等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上曰國家但能自治
以承天心豈無復振之日癸未倫等還上錫予特異
丁亥以倫為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充迎奉梓
宮使借供衛大夫高公繪副之
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
為非是甲申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

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為之朕為民力一毫
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
錢米矣

是月以禮部侍郎常同為御史中丞

劉豫之將有宋超者帶兵千餘詣知廬州劉錡降詔
錡帶兵入奏事處超等既定錡復還合肥

趙鼎事宜曰豫既廢鼎密遣謀者散之沿淮一帶誘
其守將由是壽亳陳蔡諸郡率其部曲來歸者相繼
不絕兩月間得精兵萬餘西馬數千朝士相謂曰前

日大作措置未進一步潰亡者五六萬衆今不動殺
色自致士馬如許盛可謂過人矣
時徽宗小祥近且逾七月之期而迎請梓宮使者未
有來耗禮官謂不可久停常祀于是綿蕝其儀返虞
祔廟以左僕射趙鼎為禮儀使
金主亶以皇伯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磐乃先主晟之
長子豪猾難馭而東京留守完王宗雋即亶親叔且
素有才望乃除太保領三省事以制之初金有國自
是晟以來雖名為帝而與其下無尊卑之別其主所

獨享者惟一殿曰乾元四隅栽柳作禁圍繞壁皆設
大坑時與諸臣雜坐于坑后妃躬持飲食自亶初時
詞臣韓防已教之學稍能賦詩染翰既即位左右儒
臣日進諂諛導以宮室之壯侍衛之嚴出則清道警
蹕入則端居九重視舊功大臣如草芥非時且莫得
見盡失女真之故態至是宗雋入相頤與宗磐等合
謀而作亂矣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三

皇朝中興小紀卷二十四

宋 熊克 撰

紹興八年歲在戊午春正月言者請今後泛官作守
不許衝見任人壬辰宰執奏事趙鼎曰祖宗以來侍
泛官如此上曰若遇泛官無異庶官遇宰執無異泛
官則非朝廷之體陳與義曰人臣何有重輕但堂陞
之勢不得不存秦檜曰嚴堂陞乃所以尊朝廷也
奉使王倫之還也言金人廢劉豫之謀自己使人發
之癸己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倫迎梓宮問諱日使

指也梓宮未還諱日猶秘而一言之合遂使廢豫此
其可信哉上曰不然倫奉使時朕嘗以此意諭之渠
果能游說亦未可知如淵曰此固臣之所不知如淵
導江人也

參知政事張守乃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必去時
已議還都臨安守力請且留建康以為遠圖議不合
戊戌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

趙鼎事寔曰張浚永州之命既下張守陳與義乞罷
上皆許其去秦檜亦留身言之退至殿廬起身至鼎

坐榻前喜見顏間謂鼎曰檜今日告上求解機務上
曰趙某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荷相公如此更不敢
言去二參在座聞之極不懌二人既銜怨而去其後
秦檜獨相鼎亦不免

辛丑詔復幸浙西

初龍圖閣直學士汪藻罷知撫州奉祠而去翰林侍
讀學士范冲言日歷國之大典比詔藻纂集未成而
中止恐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今藻就閒願詔令
勿輟俾三朝文物著在方策非小補也詔許藻辟官

中興小紀
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養錢力辭不受至是藻又進政
和三年以後詔旨未成者乞從史館論議癸丑藻仍
舊纂集

先是以歸朝官馬欽人馬隸張俊軍既而親筆差欽
江南鈐轄俊堅欲留之不遣乙卯樞密院奏趣欽赴
任上曰昨俊入見朕嘗諭之聞馬欽于卿素懷不足
卿必欲留之軍中萬一欽病死入必謂卿殺之于卿
亦便乎俊悚然謝曰臣慮不及此不敢復留欽矣上
平日諭訓將帥皆切于理使其利害曉然于胸中可

謂盡駕馭之道也

是月四川謀帥上問刑部尚書胡交修廷臣孰可將
者交修曰臣從子世將可用時世將為兵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遂除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
成都府重兵聚關外以守蜀而餉道險阻漕舟出嘉
陵江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敕行陸
運調成都潼川利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徵賞爭先
倍道而馳晝夜不息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
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尚保蜀之云臣愚

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閔正兵餘悉就糧他
州如此則給守閔者水運有餘分戍者陸運可免上
乃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宣撫使吳玠行之既而世
將至蜀玠以軍無見糧奏請踵至世將被旨約玠于
利州會議異時制置使以文臣多事邊幅而玠起行
伍不十年為宣撫故莫肯相下誠意不通初水運泝
江千餘里半年始達率以七十五斛而致一斛至是
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乃復前
大帥席益轉般摺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為便

金主亶肆赦改元天眷時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左
都監托卜嘉並在汴京左監軍薩里罕居長安右都
監巴克宴居鳳翔既而達蘭歸祁州薩里罕歸雲中
而烏珠托卜嘉巴克宴皆留如舊

先是左僕射趙鼎以徽猷閣直學士王庶為知兵召
歸除兵部侍郎二月丁巳朔遷庶為尚書

癸亥上發建康府至東陽鎮行宮宰執奏事上曰昨
日六宮既發張俊來奏事朕召至宮中與論邊事因
戒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無興土木

之功俊悚懼承命見地無甌面再三歎息朕諭之曰
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
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尔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
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主也
先是上將回鑿詔知建康府張澄陞職改知臨安府
澄受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缺者率皆辦焉
中丞常同奏吳玠頃行屯田常得褒詔願問玠近來
積穀幾何減餉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為都漕先後運
至幾何各令條上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從之

戊寅上至臨安府駐蹕

三月庚寅台州有匿名書稱常平主管官李椿年刻
薄欲率眾作過言頗不遜壬辰上謂宰執曰兵興以
來官物多陷失既差官檢察若稍留心便生誣毀此
必州縣吏所為萬一作過當遣官勦殺于是趙鼎以
下退而服上英明

以樞密使秦檜為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時朝士
皆相慶惟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或謂敦復曰檜
之作相天子之福公獨不悅何耶敦復曰姦人相矣

時刪定官鄱陽方疇聞是語其後已告給事中張致遠吏部侍郎魏砮而二人亦以敦復之言為過趙鼎事寔曰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莫懷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尔然用之在陛下尔况自有闕是夜遂鎖院檜再相上既與議過然後相檜是以鼎未敢遽為去就參知政事陳與義乃張浚所引以久病乞退甲午為資政殿學士知湖州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擘劃財賦之地宜置

一使以總諸路蓋諸路漕臣權輕勢分但見一路利害若一使總之則可通有無審虛寔為朝廷久長之計又言此事當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為名如蘇如洪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為之事必掣肘不能久矣上深然之

壬寅工部侍郎趙霈不為趙鼎所知是月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袁州

以兩浙都轉運使徽猷閣待制向子諲為戶部侍郎子諲言安邊固圉必資儲蓄江西宜于洪州置糴于

江州置轉般倉以給淮西湖南于潭州置糴于鄂州
置轉般倉以給襄陽湖北于鼎州淮西于廬州淮東
于真州仍多造船則遣戍出兵往無不利
又言今天下急務在考兵籍究戶版汰老弱升勇健
創簿正言使諸州上賬于兵部諸將上賬于樞密府
著鄉貫書事藝季申歲考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
戶典買推收進丁退老分烟析產田畝升降貨殖盈
虛必以時覈寔所以革欺弊也此其大畧耳推而行
之則在乎人焉

金人又于燕京置行臺尚書省改燕山樞密院為之
以三司使杜充僉書省事先是金人主計之任在燕
山曰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京中曰度支在上京曰
鹽錢在東京曰戶部時充在燕京就用之也
是春金左右副元帥達蘭烏珠皆在祁州奉使王倫
行至祁見二帥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
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詰倫曰議和之使來
而暗遣謀如此君相紹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
民乃主上誠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為

已勞則不可保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
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尔者二帥相視無語
夏人乘金人有折可求之喪攻府州奪之可求子
彥文携其家走河東其後金令彥文知代州
夏四月上旋蹕臨安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
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接兩淮有荒田縱民耕勿收
租數年之後粒米狼戾百姓乏而國用足矣
又言江浙民困于月椿幾不聊生上憮然遂減月椿
數千緡至是詔遣樞密副使王庶視師淮上調諸路

兵預為防秋計且以同奏付庶行之自薊瓊叛諸將
稍肆庶條上請臨發犒軍于都教場庶便服坐壇上
自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
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蓋自多事以來未常行也時主
管殿前司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
侍郎向子諲力言于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
屯淮西丙寅庶辭上因論王霸之道不可兼行當以
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他日朕須親行
不殺一人庶天下定矣

秘書少監尹焞于經筵留身乞致仕甚力上許除內
祠癸酉上語宰執曰焞云士大夫不知進退安用所
學劉大中曰焞學有淵源且老成若得之亦是朝廷
氣象趙鼎退至閣子誦杜甫詩文物多師古朝廷半
老儒之句秦檜曰老成人重于典刑劉大中曰蔡京
惟用少年所以誤國可為戒也

戶部侍郎李弥遜言祖宗之法有可行于今者發運
一司是也大槩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糴之故然今比
昔少異當師其意損益行之臣謂宜復此司別給糴

本數百萬緡俾廣儲以待恢復之用數年必見其效
丁丑詔從之

王庶奏辟屬官戊寅上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諭之
云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傲肆取敗皆可
為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
初胡寅自中書舍人出知嚴州其父徽猷閣待制安
國以書諭之曰汝在桐江一年矣大凡從官當郡經
年未遑即有怠意汝今宜作三年計日勤一日思遠
大之業若有遷擢自是朝廷非我所覲也既而移守

中興小紀
永州未上至是詔寅除禮部侍郎尋丁憂去
朱勝非閒居錄曰胡寅者凶慝躁進之士也趙鼎存
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乖繆衆論不容乃稱父
安國老疾遠在湖湘乞歸省于是差知永州寅携妾
居婺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亦寓婺貽書責之寅
以妾就辱為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病就重寅訴于
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召寅議者以為不
省父止之復除永州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已下
比見其父疾困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攬

衣垂涕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
學士院尚未踰月安國果凶問至寅匿之佯為父書
與交黨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免召命以
時事尚艱遣之使行欲蓋而彰聞者歎駭度其死時
寅尚猶在路耳

五月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因對言諸將權太重上曰
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
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以致淮西之變今雖有
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

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
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
言贅矣

張戒默記曰初淮西之變時秘書省在臨安一日校
書郎范如圭謂戒曰諸大將不可制耶戒曰此是張
丞相之失且劉光世一軍偏裨無慮十數不知此曹
果欲大將壓已否若使各得自達豈復思光世如圭
曰善是秋戒新除福建提舉官待次嚴陵待制常同
因過戒問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

之戒曰茲甚不難但當擢偏裨耳吳玠既失而曲端
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
曰此論可行即而同被召首荐戒焉

初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奉使金國見左副元帥達蘭
乃命迺使偕倫至北地見其主亶倫首謝廢劉豫方
致上指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與副
使高公繪等還又遣福州觀察太原少尹烏凌阿思
謀太常少卿石慶元與倫等偕來思謀者乃金人始
與吾通于海上所遣之人今再來示有復和之意丁

中興小紀
未詔吏部郎官范同帶御器械劉光遠接伴之同江
寧人光遠光世弟也

樞密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張俊下張宗顏將七
千人軍淮西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州

張戒默記曰戊午夏王庶視師淮上移偏帥張宗顏
守廬州乃分兵之漸宣撫使張俊特不悅大理寺丞
劉時者秦人庶辟以行俊飲之醉曰鄉人能為我言
于子尚否易置偏裨以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
在朝廷之上得幾日其已安乎庶聞之復曰為吾言

于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庶雖不
折竟如俊之言

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州使緩急互為聲援以劉
錡軍鎮江為江左根本至是庶條上江淮事上曰淮
南利源甚溥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九十餘萬其
他可知參知政事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
東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上曰以此淮甸不可不葺
也

時金使入界上謂宰執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早遂

休兵免令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用兵所費比之館待殊不侔矣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餘年間豈不見效鼎同秦檜對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定之期矣

詔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就為館伴使倫辭乃以命太常少卿吳表臣而令倫往來就館議事倫奏金使烏凌阿思謀元在海上結約與馬擴相熟乞召擴赴行在擴時知鼎州乃趣召之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上曰郎官

輕以予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因造膝具言錢觀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春已衰矣

六月乙卯試博學宏詞科選人玉山詹叔義金華陳岩肖蘆水王大方中選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岩肖賜出身

先是故知閣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興訟御史臺牒送大理寺既而有旨放出于是中丞常同言事干內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即依同奏趙鼎曰臨安府自

不相妨參知政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朕亦何心丁巳臨安府勘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上曰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攤可除壽之外餘並免于是鼎以下退而讚上之明上曰此一事朕踈決多矣蓋時盛暑方涓日踈決故鼎有是言也

重修哲宗實錄書成癸亥監修國史趙鼎上之既因辭免轉官奏曰昨日伏讀詔語載修書本末甚明上

曰乃朕批與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蓋欲士大夫知朕修書之意也

先是故相曾布之孫惇上所著三朝正論有旨惇增秩賜金言者謂布為王安石腹心而朝廷頌其書曰正論臣竊惑焉願明諭史官筆削之際無惑其說乙丑詔付史館

知舉翰林學士朱震上合格進士黃公度等上以亮陰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壬申乃御射殿引見參以四川類試人遂賜公度以下二百九十五人及

第出身震出院而病同知舉給事中張致遠起居舍人勾龍如淵入對上問考試事如淵曰大抵所取者當惟第二人陳俊卿自落卷中得上曰何故如此相遠如淵曰以其詞工而晦細閱方見其工處上然之公度俊卿皆莆田人也

癸酉樞密院編諸班直諸軍及親從親事官轉員格成
接伴官范同申金使已到常州上謂宰執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凌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

元帝與上皇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雅滿輩不肯交燕雲皆欲用兵惟武元帝以為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丁丑思謀等見執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趙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時上因事撫循莫不中節遠人歸心焉于是留月餘乃去

戊寅上愀然謂宰執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已高朕曉夜思念欲早

相見所以不憚屈已莫和議之成者為此也秦檜曰
陛下不憚屈已講和此人君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
屈懷不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君臣用心而得之矣
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
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劉大
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
敵計中矣

趙鼎事寔曰初行朝聞烏凌阿思謀之來物議大訕
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上意堅甚往、峻拒

之或至震怒鼎因請間密啟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
共戴天之讐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
為之者凡以為梓宮及母兄爾羣臣憤懣之詞出于
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深罪陛下但好為之曰講
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為之議
者不過以金人不測不可深信但得梓宮及母兄今
日還闕明日渝盟必能得多矣此意不在講和也羣
臣以陛下之孝誠如此必能相諒上以為然羣議遂
息

翰林學士朱震卒戊寅上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可繼震上曰震亦嘗存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曠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

朱勝非間居錄曰先是戶部尚書章誼禮部尚書劉大中翰林學士朱震皆可選執政宰相趙鼎知新除建康留守呂頤浩必不赴乃請以權守建康洎頤浩改命誼遂即真悅、得疾兩月卒會當省試鼎引故事以震知貢舉既鎖院大中遂作叅政震聞之即病詔

告出院不復供內職累章求去詞語躁妄詆誚鼎與大中初章求外祠次章復求行在宮祠顛錯可駭先是鼎初相以其姻家范冲與震同兼資善堂為鼎交結近閹鼎罷冲亦去震如故及其復相震自以為于鼎有功意圖執政至是大失望怨鼎刻骨月餘疾危猶作詩詆鼎遣人傳示遂不起一執政死二泛臣可歎也

癸未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稍久而吏部侍郎晏敦復待對未得中書舍人潘良貴權侍立殿上因奏子

諶無益之言久勤聖聽揖退之甲申子諶乞致仕良
貴且得罪中丞常同奏良貴嫉子諶曼辭衆以為直
不可罪之願許子諶補外上詰同曰子諶之貳版曹
乃卿所荐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乃除
子諶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良貴以集英殿修撰
奉祠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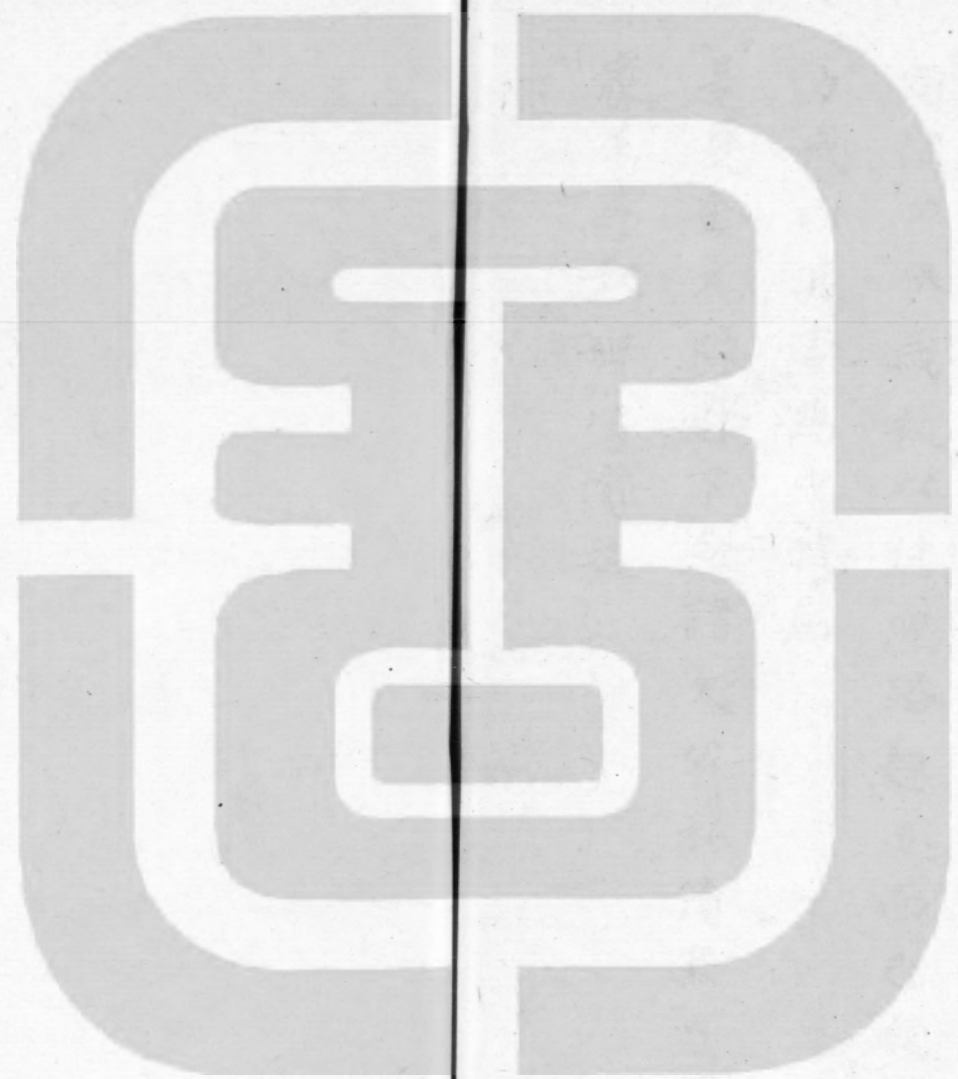
朱勝非聞居錄曰子諶進不以道交結北司頗事貢
獻是日對甚久論說珍玩之物云、不已軒陛侍衛
皆聞之潘良貴不能平徑至榻前奏言子諶無益之

言不宜久勤聖聽因厲聲叱子諶退子諶駭愕而下
于是良貴罷與外祠子諶出知平江中丞常同論奏
以為良貴忠直不應出前此同嘗于上前荐子諶盖
觀望北司也至是上責其反覆噫逆官方奏對柱史
遽造前叱下古未聞也叱者固非而被叱者其人可
知矣

初四川制置使席益奏以湖南等處諸軍屯于成都
至是校書郎孫道夫白于宰執謂漢唐以來亂蜀如
公孫述與孟知祥輩皆非蜀人成都無警盖乃移軍

屯之昨幾有窳發之變願還之舊處以減糧餉又比
年使蜀冠蓋相望如劉子羽方出而范直方又行往
來之費公私騷然未聞有能宣德意者願止之以息
浮費又四川元無都漕自宣撫使以隨軍漕兼總領
四川財賦俾措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今之都轉運
司但四分歲數以付四路趨办而已願罷之以寬民
力或以其言為中時病
是夏金元帥府下令諸欠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
家屬為奴婢以償之





中興
書局

卷之四



